本報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櫻桃斜街中間路北

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大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四日　陰曆歲次癸丑年五月初十日

群強報

本報出版第三百六十九號（星期六）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今日另有付張隨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報價目▶

（北京）零售每份銅元一枚每月銅元三十枚裝訂成冊三十三枚（外埠）凡一分兩日寄一分以外每日寄均大洋四角全年大洋四元每月每冊四毛

◀各代派處▶

（北京）鐵老鸛廟家京報房海何文 派報處地安門外 樓東義慶齋 西城宮門口西 舖新豐山塢乾 （外埠）天津本報 售處 祠南梁子 李茂林通州 定公興報房張家 天利報房奉天順 吉林黃友琴黑龍江 醒華報與華民日報

三慶園（白天准演太平和班）（陰歷癸丑五月初十）

（李）翠仙　楊翠鳳（大劈棺）　陳一斗紅賢（行路）

（孫）一清　金香玉（錯中錯）　（鄭）翠紅　金鳳仙（牧虎關）

（于）小霞　林俊卿（宇宙鋒）　陳巧玉　錫翠鳳（大登殿）

（小）達子　金香玉（南天門）　（苗）茹雲　金鳳宋鳳奇（報冤）　金鳳仙　金香玉（三世修）

廣和樓（正陽門外肉市路東）

（白天）五月初十（鴻慶班）（準演）

（劉）鴻升　德珺如　鼎甲觀畫　蕭長華

（金）秀山　朱幼芬　法門寺　韋久峯

（龍）雲甫　釣金龜

（劉）景然　狀元譜

（九）陣風　侯春藍　娘子軍　閻蘭庭

（周）瑞安　晉世亨　惡虎村　周小奎

傅少山　小永春（罵曹）

（梅）榮齋　牧虎關

（李）順亭　戰太平

陳文啓　孫喜雲（孝義節）

福壽堂（癸丑五月初十）（全班白天准演）

（李）飛英　全本十萬金　（蘇）彩霞　劉喜翠（南門）

（金）紅鑽　破虎傳　（李）翠芬（闖山）

（小）飛英　小艷芬（探親）　（花）桂寶　花桂芬（坐樓）

（叚）金紅　杜雲紅　葵花　（小）秀峯（血手印）

本館職任　發行兼編輯侯德輝（住本館）　印刷兼總理郝寬吾（[illegible]）　電話南局四百六十二號

紅色補丸 樂山 潤肺化痰丸 全

●演說● 務實

健鵬

凡事雖云聽之於天 究竟是在於人爲 若是人人能夠爲的 他個人一定的不爲 只管這們一來不要緊 生計不但日見困窘 而且是窮上加窮 一人如此 一國亦然 即或他願意爲這事 可又不求其眞相 徒襲取皮毛 以爲外表的美觀 其實他那心裏頭 乃是一竅不通 你看他願意作的事 尚且如是 若是他不願意作的 一死兒叫他去作 那糟糕的樣兒 更不問可知了 總而言之 是人心近於虛假 不能務實而已 當初宋仁宗的時候 有一個陝州的司馬君實 因國勢是一天比一天危弱 外患是一天比一天增多 他立時先上了三劄 後又進了五規 這五規之中 就有個務實的法子 仁宗頗嘉納採行 後來國勢就居然轉弱爲強 外患就居然日見減縮 諸君請想 這个是能夠務實的功效嗎

我們中國不能強大的原因 也是因爲人心不古 近於虛假 不能務實的毛病 所以纔日見國弱民貧· 班孟堅食貨志云 食足貨通 然後國實民富 而教化成 細想這幾句話 很是至理名言 他是因爲漢武不能恤商重農 專好窮兵黷武 故此才著作食貨志一書 何況世論武帝 好大喜功 功不補患 由是觀之 就無怪乎國勢不能優勝啦

僅按司馬光班固兩先生 一進務實之規 一著食貨志之書 然若致求實在的效果 究竟務實的法子 是很多很多[illegible] 要是專說這些個法子 就是五天六天也不能說完 記者到有一個方法 是略說一說 我國現今的人情 與那不能務實的榜樣 想到此間 自己覺着很是正理 楊曼青先生謬聲諺語有話 這時丟了急的說快的

自共和成立 改建國體以來 滿心想着國必是日強 民必是日富 政治必是發達 交涉必是進步 土地必是鞏固 人心必是眞實 敢則是不然 仍是依然故我 眞要打算國強民富 是非得由根子上着手不可 沒有旁的 就是在教育普及 報紙多多益善 纔能感化人心 知道實事求是爲要務

放眼國中 一般講新學的人士 眞有學問的不過是九牛一毛那沒有學問的 可是架弄着一身文明皮毛 一滿口合羣愛種 幸福自由 某國的學 某校畢業 您要問他眞實的學問 反正有幾句太克開众 三克由四兒 蒿紮由曼內巴四不 或是搜依計 一空計 阿众一字各一 阿丑嗎森 以至甚麼養化鎰碌 化鉀咧 方程塚積測量 等速運動射擊攻守咧 債務權契約據咧 胡這們一聊 再說如今的議員 如張謇會湯化龍諸位先生 不必說 僅就那些個不知自愛運動來的議員說吧 出了議院 就是演唱大嫖院 秦淮河 壽山會等劇 進了議院 就是演唱李家店蓮花湖飛义陣各樣新戲 只顧演戲 可就把國亡種滅的愁懷 拋在九霄雲外了 空想 要指望他謀求國計民生 簡直的叫作猴兒拿虱子 睡獅等而下

之人民　還是抱定半懸空掉餡兒餅的主義　您說這可是怎麼好呢
嘗想中國在二十世紀中　要為有觀的政藝　暨農軍備　實在是不行　請看民國的政治　猶不見發達
一班大政治家　只知因黨派爭執權利　惟求飽其私慾　可不知謀求政治　保全國家　若說工藝呢
亦不能獨出心裁　標奇立異　雖能仿人家的成法製作　而且還有不守全的地方　論到商業　西人常說
中國商人　頗具進取的力量　他們旅於外洋的　尤有百折不回的操守　特無教誨利導整齊之法　深
為可惜　不知雖有是法　無奈中國商病太多　試略言之　以為救時之劑　債欠則定期追繳　倒騙則封
置產業　冒牌號則嚴其罰　作偽物則厲其禁　權量之不足　則厚罰款以枉之　司里之侵吞　則罰苦工
以監之　這幾樣雖屬細端　而且實在是商業的大蠹　大蠹不去　雖用教誨利導整齊之術　亦無益也
務望痛除此弊才好
中國農學　是沿用舊法　不求新理　收歉聽之於天　此種理由　純是不學無術的原故　若知道用機器
能代人工　用電能壯子粒　再辨其土宜　攷其應種植何物　何況無凶年之慮　能標大有之年　如用化
學六十四原質　其中關於農學的　共有十七種　一養氣　二輕氣　三淡氣　四炭　五砂　六硫　七燐
八碌氣　九鉀　十鈉　十一鈣　十二鎂　十三鋁　十四鉄　十五錳　十六鋅　十七弗氣　如果極力
的研究　庶乎農業可以發達
若說我國的軍備　是漸有眉目　仍宜精益求精　遲不了幾年　雖不能比德英　也可以比法日　那才是
勁頭子哪　記者說了半天的費話　無非是望我們大家果然能夠務求實在　想我們民國　將來必有強盛
的那們一天　您知道將來呀　嗐　將來就是將來

●本館要電●

庫倫電◉庫逆新招軍隊　由鉄良編練新式操法　俄人頗為注意
又電◉庫匪佔據茂明安旗灰烏蘭搗包經晉北各軍擊退　不料前日匪率大隊猛攻　我軍失利　不徒烏
蘭搗包復被佔據　即隆興長亦失守　我軍現退守大佘台
裏塘電●達賴實心傾向共和　並派代表來京　已由昌都出發
綏遠電◉西蘇特尼昨有急報　庫匪千餘侵犯　兵力單弱　請速派勁旅援救　張將軍已酌派馬步礮各一營
馳往援助

函招專理眼科之良醫　敝會數年前頻患目疾初未在意左目致漸失明於茲數載今春不料右目突

來市胡同迎賓館廣告
起[illegible]價廉美味請　駕惠臨即知不謬也
本館主人謹白

國事要聞

進步黨內部衝突◎三黨合併之後 武漢派之共和黨一部分人 對於地位問題 大不滿足 現在結合一小團體宣告共和黨獨立 已於日前開成立會 首列爲胡鄂公 署名者有張伯烈等 鄭萬瞻雖亦署名 據云並非親自署名 若時功玖諸人 則並未脫離進步黨也 此番衝突 雖係少數人舉動 未必無調和之餘地 然刻下與進步黨確有分離之勢 分離之原因 並非反對合併一事 亦非反對進步黨全體 實因合併之時 民主黨要求過甚 一爲蒲殿俊之理事 一爲孫洪伊之副部長 於二者之中 則反對孫洪伊尤甚 孫洪伊之資望 本來甚淺 當去歲民主黨與共和黨協商數次 迄無結果 皆孫一人從中作梗 現在三黨合併 孫又冉四要求 黨中重要人物 因急求合併 故不能不勉强與係以重要位置 遂致惹起武漢派之反對 皆孫一人之故也 聞孫在直隸本省中 並無勢力 反對人極多 大約其副部長一席 亦難久於其位

王賡與內務總長◎現在北京軍警兩界 以安徽人占居多數 內務總長一席 非與軍警兩界人接洽 斷不能望有起色 王賡以前清進士 習學陸軍 和軍界人接洽 自在意中 其籍隸安徽 與警界人亦接洽、 連日協商內閣問題 對於內務一席 政府與政黨之意 均屬意於王君 計前後協商數次 王君宣言 決不肯出來擔任 其意至爲堅定 因此內務一席 至今無人能任 新政府所以難出現者 總理之難其人 內務尤難其人也 近來政府及進步黨意思 仍思强迫王君擔任 如何結果 容探續登

孫洪伊可謂熱中◎進步黨黨員孫洪伊之總長熱 已誌前報 現聞孫之目的 並不專在內務 倘內務不可得 如司法農林教育等部 均所願爲 現在各處竭力運動 事爲民主黨本部人所聞 對於孫洪伊噴有煩言 聲言如孫達到目的 必極端爲之破壞

谷鐘秀已失常態◎國民黨黨員谷鐘秀 其聲名狠藉 久在國民心理之中 其最近在衆議院舉動 若宋案發生 借款反對 兩月來所釀之風潮 皆谷一人成之 現在國民黨信用盡失 不惟外黨之人 對於谷君噴有煩言 即國民黨本黨黨員 對於谷君 亦表示一種不滿足之態度 大致謂無谷鐘秀之搗亂 則國民黨之聲光 斷不致掃地無餘 因此谷鐘秀大受本黨人之排斥 氣燄已然銷滅 近日在衆議院中 不復如往日之亂發言矣 又國民黨現在希望在組織一混合內閣 將其黨員加入數人 谷鐘秀從前所以如此胡鬧者 不過總長熱耳 國民黨知谷之目的所在• 此次預備提出之閣員 並無谷鐘秀在內 是亦排斥之端也

俄相至東省調查◎頃聞奉天張錫鑾督都電致政府 謂昨接駐俄劉代表電告 俄首相斯託賓氏 現已出俄起程 來東三省調查軍事礦務 以及各項重要問題等情 接電後即派員候斯託賓氏到時 注意偵察 俟得確情再行電告

奉天俄領事回國●奉天都督張金波昨致政府加急電一件　據稱駐奉俄國領事娄爾米特氏　現奉該國政府緊急電令調回　謂有措商之件　該領事得電　即十一搭西伯利亞鐵路火車返國　請電飭駐俄劉代表加意偵探　於我國有無關係　電覆政府以備核辦

●本京新聞●

總統違和◉大總統近日感冒風寒　未至辦公室　一切函電　均送寢室仍照常辦理

發現炸彈●十二號午後一時　前門外北火扇胡同　有操湘音者二人　坐人力車　被暗探察出破綻　上前兜捕　果於某甲手皮夾中　搜出炸彈一枚　懷中發現手槍一桿　某乙所持洋杖中亦藏手槍　當帶去審訊

裁撤值宿●清皇室於共和後　所有內廷各處值班大臣等　均照舊值宿　於陰歷五月初四日　由內務府皇室總長傳出　自本日起　所有禁城內守衛事宜　均責成前鋒護軍統領認真稽查　其餘王公六班內大臣班及散秩大臣等班　均須着一律裁撤　毋庸在內值宿　己於前日由皇室各機關轉各處一體遵照

取消奏辦◉工商部總長劉揆生　以民國成立　凡係前清無論由部由省各項奏辦之公司局廠　亟應將此等字樣　一併取消　即按照現行商律　視各公司性質　另行妥定名稱　以示區別　聞已函達各機關飭屬遵辦

續誌軋人●本報昨登軋人一則　茲聞南豁子內被軋之人　名李得祿　年四十三歲　係山東人　來京住在花市四條聚興小器作　於十二號　經檢察廳　眼同屍親李某相驗　該屍係屬被軋身死　隨即備棺收殮抬埋

再誌自刎●前報登少婦自刎一則　現經調查員報告　已死少婦額德氏　年二十歲　其夫額勒渾額　在禁衛軍當差　家中很是貧苦　端午節那天固無錢過節　經伊婆婆令其回娘家借幾吊錢　回來好過節　該氏即回娘家　至晚才回　亦沒借着錢文　伊婆母因爲等急　說了兒婦幾句　該氏扎在屋內睡去　至次早竟用刀自抹身死　當經該區會同第三級檢察官　帶同仵穩眼同屍母德氏等相驗　委係自抹身死　驗畢收殮此來　仍將一干人証帶廳核辦

●各省新聞●

發現刺客◉(黑龍江)日前有吉林人紹康前來江省　白晝闖進都督府　門警見其形色倉皇　語言支吾　當即入內禀報　立飭拘拿　送交軍政處看押　現聞鞫訊時　紹某供稱程雪樓之子媳　前年在俄國留學所槍斃之人　係其親叔　今探聞其子程世模　現來江省　在都督府居住　故特來報仇　並非行刺宋督　惟近日風傳有宗社黨及蒙匪偵探　前來江省四處潛伏　乘機煽惑運動起事之說　正在極力戒嚴加意防範　乃紹某竟逢其會　眞僞難辨　或別有原因

陳孝親經理中西諸大醫　小兒急慢驚風丸　婦科中將湯雪花　花顏

時評　（蘭生）

●為歐陽武進一忠告

此次李烈鈞解職　表面上黎黃陂兼理其事　昔日趨於李氏之歐陽武等　勢力是否依然存在　在歐陽武等必有一番研究　論者謂江西之反抗　李烈鈞成之者十之二四　而歐陽武等成之者則居十之六七　此次中央任命　歐陽武居然接統軍隊　歐陽氏其好為之

對於副總統一方面觀　黎黃陂誠可謂仁厚長者　表面上兼署都督事　而對於江西之軍隊不之干預　不知歐陽武昔日趨李氏之熱　今能否移趨於黎黃陂　李烈鈞氣焰方盛之時　某僚屬中之驕增一派　素無主張者　此後宜一洗為李氏爪牙之惡習　曩日之為虎作倀者　或一變為拉虎獵者矣　雖然　李氏之來京　聽候酌用　與在贛故意逗遛　心中平靜與叵測　勿謂非人所送料也　彼曹可三復吾言

游戲文章

●說妖

子不語怪　中庸曰　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　星隕風霾　天之妖也　山崩川竭　地之妖也　豕立蛇鬬　物之妖也　若人之妖　則未有如今日之多者　乳臭少年　驟操政柄　之無不識　公牘假人　舉止輕佻　鬼躁其相　手挽隱袋　預備潛逃　大抓特抓　有如貪狼　望之不似沐猴而冠　是謂官妖　主張滅孔　主張廢經　宗其所教　信仰自由　吸文明氣　襲歐美皮　一味叫囂　銅鼓喇叭　祖國文字如藕節通　二徽章誌異　黑板圖形　是謂學妖　豺狼其性　梟獍其行　來自綠林　命便胆正　曲尺在手　駁殼在身　藉捕搜索　嚇詐良民　賊過如梳　兵過如篦　厥狀猙獰　可駭可畏　是謂兵妖　自由英雌　革履橐橐　金絲眼鏡　口銜雪茄　高腳之褲　風兜之頭　掘尾龍辮　黑衣遨遊　渾身香澤　餉及旁人　旅館酒樓　狐狸之窟　是為女妖　國利民福　是口頭禪　勢位富厚　是目的物　入主出奴　排擠傾軋　建設不足　破壞有餘　奔走駭汗　如狂如醉　心迹行事　鬼鬼祟祟　是為黨妖　凡此各妖　蹂躪神州　黑幕之中　妖精交錯　此則禹鼎不能鑄其形　溫犀不能照其隱　非伏短劍聚而殲之　不足以滌蕩妖氛　掃除妖孽也

雜俎

●最小畫圖

稱為世界最小之畫者　和蘭國畫家所作之風景圖也　其圖中有車一輛　馬一匹　農夫三人　畫法極精細　其大僅一粒米麥　足以覆蔽其全體云